

# “最佳男配角”陈明

□赵国春



陈明在这本书里还这样写道：“我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和丁玲共同度过的，而且和她在一起的岁月，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

老北大荒人、著名作家丁玲的丈夫陈明，于2019年5月20日凌晨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102岁。

几十年来和陈明交往时的情景，历历在目。翻开这本《别了，沙菲》，扉页上清楚地写着“国春同志留念，陈明赠，2001年5月23日”。让我想起了17年前陈明赠给我这本书时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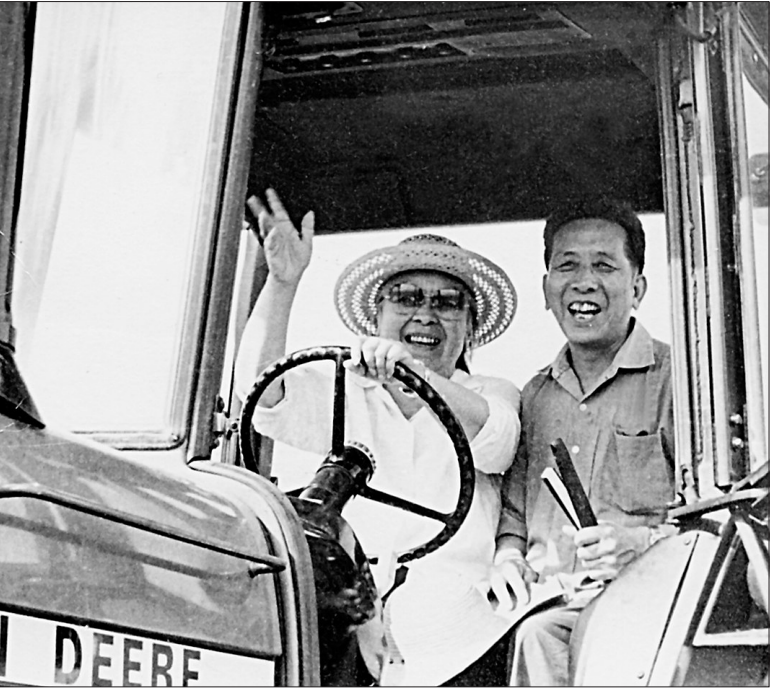
陈明曾经陪伴丁玲在北大荒工作生活了12年，他们把北大荒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2001年春，我把《丁玲在北大荒》的书稿，寄给北京的陈明先生，请这位和丁玲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亲历者，帮助我给书稿把把关，提提修改意见。很快，我就接到了他的回信，把亲笔修改过的书稿寄回的同时，还赠送我这本书。信是这样写的：

国春同志：  
您好！  
收到你寄来的大作《丁玲在北大荒》，反复细阅了两遍，在字里行间再一次体会到北大荒战友们对丁玲的理解与尊重，对她坎坷一生的愤慨与同情，我很受感动，也很感激。在欣赏中我信笔记下了点滴文字，可以作为补白、说明或注解，不能成为意见，也不是建议，仅供参考而已。现用特快专递寄上，希望能早点收到，顺祝大作成功！……

这本《别了，沙菲》是上海作家丁言昭编选的，2001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漫忆女作家丛书”出版的。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陈漱渝作了题为《云霞出海曙，辉映半边天》的序言。该书选入了茅盾的《女作家丁玲》、沈从文的《记丁玲（节选）》等10篇关于丁玲的文章。

丁言昭，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完成《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后，再次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邀请编辑丁玲的作品，她在《后记》中写道：感到非常荣幸。同时，她也感到：“没有考虑到作者文章的广度和深度。如陈明的文章没有收入。只收了别人采访他的谈话录。我感到这些文章的内容，一般人都知道，用



1981年夏丁玲和陈明回访北大荒

不着特地编选进去。其实，我犯了个错误。我自以为丁玲写了传记后，对她的一生非常熟悉，好像别人都和我一样熟悉她。没有考虑到读者面。”

我和陈明相识在1991年。我还记得那年的8月，第五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在佳木斯市省农垦总局召开。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见到了陈明、周而复、牛汉、雷加、庄仲庆等知名作家学者，还陪同他们参观了汤原、宝泉岭、普阳农场，参加了“丁玲生平事迹陈列室”的剪彩仪式。我还接到了陈明先生签名的《丁玲文集》。

陈明老家在江西。1917年2月出生在鄱阳乡下。1934年在上海上高中时，便秘密参加了上海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高中毕业后，1937年1月，抛弃家庭，经北平、太原、西安，5月4日到达延安，先后在抗大、马列

学院学习。抗战开始后，先后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宣传股长，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长，延安文化俱乐部副主任，业余剧团团长。

在“卢沟桥事变”后，陈明参加当时由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任宣传股长。丁玲比陈明早半年到陕北，她曾是上海“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到延安后又当中国文艺协会议主任。陈明在西北战地服务团认识了丁玲。他们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and 西安国统区开展抗日宣传。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期间，陈明的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成为丁玲的得力助手。他们慰问前方军民、国民党航空将士，用文艺形式向当地老百姓宣传我党抗战主张，辗转活动于太原、榆次、太古、临汾、沁县、洪洞、运城等10多个县市、乡村。1938年春，西战团又奉命开进西安，在国民党西北大本营里进行抗日宣

## 访青州井塘村

□荆淑敏



古村东南，一缕清泉，常年不枯，形成一塘，村民将塘砌石筑高为井，井塘村由此得名。

井塘古村很美，美到月季花遮阴的长廊陪你走，从山脚下的青石，一步一个台阶向上。山不高，坡很缓，花很多，树也很多，年年岁岁，古木参天。地很滑，磨光的石板路，凹凸不平。

六百年的风雨沧桑，悠悠荡荡，蜿蜒曲折。这路，是明代衡王女儿下嫁走过的吗？

六百年算不算长？六百年谁还在守望？

老磨还在老地方，一碗原汁原味

的豆汁儿，谁知道五百年前豆汁里有没有甜，有没有咸？

一半的路程，高跟鞋垫了脚，崴得很重，皮实的家伙，皮实的我。

借口看古宅，一屁墩坐在张家大院的石凳上。

老宅老院老槐树，老井老腔老人家。

我的家在东北。东北的老家的老屋子也有上屋和下屋。

上屋住着奶奶，缠足裹脚，木杆长烟袋锅子，刨在哪里都地动山摇。

下屋住着儿孙，血气方刚，肩上扛着孝心走，走到哪里都是汉子的倔强和不屈。

东北是家，不是老家。  
爷爷说：“咱家的家谱是从山东老家背来的。”

家谱有多久？泛旧发黄，黄中带土，土里有根。一代，两代，三代……

记忆里的家谱，有上屋，也有下屋，有飞檐，有“俺”的乡音。

缓缓我的脚疼，移步走进吴家大院。

依旧的上屋，下屋。院里，花布包头，蓝底白花花粗布女子在演唱。

偶有辨不清的字眼发音，俺就用心去捋，用血管里冲动的血流去顺。

顺山，顺水，顺情流！

## 遥远的狗朋友

□张建武



就在我最后决心走的时候，它从一带绿化树后面出来了，跛着方步，我欢喜地喊它并招手，它却站定脚步，只冲我摇尾巴尖。

那一天是中秋节。清早的天空蓝天黑云，景色别致。广场上，长居短住的外乡客放臵臬桌、揉面拌馅，集体过节日的饺子。我悄悄撤出，去实施我爬红花坪后山的计划，后山上那几座白日隐现林海云霁，夜晚灯火伴星光的山野人家，早就令我心驰神往。

蛇行而上的山路瘦骨嶙峋，山静林幽，隔空的鸟鸣清脆婉转。攀上山坡高处的台地，脚下，红花坪的黑顶白屋像一块块积木撒落在又深又长的峡谷；前方，乌蒙蒙的云盖垂落山顶，群山横岭侧峰，叠青重翠，如棉如练似素纱的云雾在山间飘荡。然而，未觉清风起，大雾已弥来，惚兮恍兮，我目力所及的天地万物，全都隐遁在诡谲的大雾里。

在山上，我看到了银杏、刺杉、板栗、核桃、猕猴桃树，看到了彩蝶、螳螂、蝉蛻、马蜂窝，看到了葳蕤的花草和花萼草尖的悬珠垂露，看到了历经半个世纪的石墙岩瓦，看到了93岁的老奶奶安安静静地坐在屋前……

下山，我选择一条抄近的小径，小径是山上人家踩出的。绕密林，穿草地，踩乱石。在一株弯垂的老树前，我停下脚步，坐上树，我要吃我的中秋月饼。月饼，是我昨晚从村里超市买的，硬质花外套，细白薄衬衣，身形精巧面妆秀丽。小时候过中秋，父母买的月饼都是光裸的，黄焦油汪，敦厚，脸盘大，压花粗，馅是青红丝花生仁的。

我品着月饼，远眺近望，神衣架，红花坪，天舒地阔，山水云间，孤寂的苍鹰在山头自由自在地飞翔，飘零的落叶在林间无拘无束地旋转……

王震将军到他们右派队视察后，告诉陈明让丁玲也来北大荒吧。丁玲于同年6月末，来到了北大荒，先后在汤原农场和宝泉岭农场，一待就是12年。

后来，我因为撰写《丁玲在北大荒》一书，几次给陈明打电话，称呼他陈老，他却说：“你就叫我老陈吧，我也是你们北大荒的老职工了。”

陈明不仅在生活上是丁玲的如意伴侣，在创作上也应该是丁玲的得力助手。陈明在《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2010年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丁玲活着的时候，就没有对外界隐瞒我修改她的文章，她曾经对人说：你们不知道，我家里还有个‘改家’。这个‘改家’说的就是我。有的作品她甚至想要署上她和我两个人的名字，我坚决反对。《丁玲文集》第6卷里，她又要放我的照片，我也没同意，为此，丁玲还有些生气。我做这些事情，不为名，不为利，完全都是为了丁玲。”

陈明在这本书里还这样写道：“我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和丁玲共同度过的，而且和她在一起的岁月，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因此，我的回忆录最后定名为《我与丁玲五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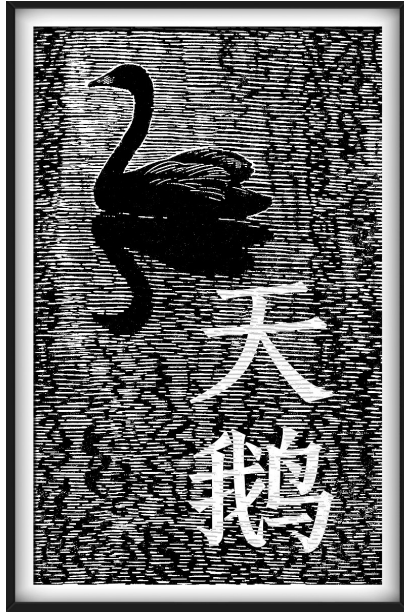
在丁玲生命的辉煌中，无不凝聚着陈明的心血。晚年病中的丁玲，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创作上都离不开陈明。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如果没有陈明，我一天都活不下去。”

陈明晚年为丁玲作品的修改、整理、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1986年，在丁玲去世后，陈明任“中国丁玲研究会”顾问。他完成了《丁玲文集》一至六卷的校勘、七至十卷的编辑和校勘工作，编辑出版了丁玲在延安时期的作品集《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陈明书信集《书信》，还撰写出版了《我说丁玲》等作品。

陈明也应该是个很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只是因为丁玲头上的光环太亮了，也因为陈明为丁玲付出得太多，让陈明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最佳男配角”，成为一个陪衬红花的绿叶。当然，这些毫不影响陈明在北大荒人心目中的位置，反而觉得他更无私和伟大。



李小龙木刻作品



共享文字之美  
扫码关注《天鹅》

## 中央大街

□鲍功诺



每天我都从这条街走过。我喜欢走在这条街上，尤其是早晨，阳光透过树叶，稀疏地撒在这些被磨得有些光滑的石头上，几乎没有风，我看着我儿子在一边走一边玩儿。每一个父亲都是一个麦田的守望者，而这是一条步行街，终于不必担心横冲直闯的汽车，我可以稍稍地放松一下自己。

街道两旁的建筑不是很高，却很有风格，只是太多的广告和招牌有些刺眼，仿佛本来端庄典雅的女人却化着浓艳俗气的妆容。建筑我看不懂，什么巴洛克、文艺复兴或是折衷主义建筑，我只是看到柱子上雕刻的人像，似乎是它们用力撑起了这个房子。其实只是些装饰，并无实际的作用，可能正是这种无用证明了我们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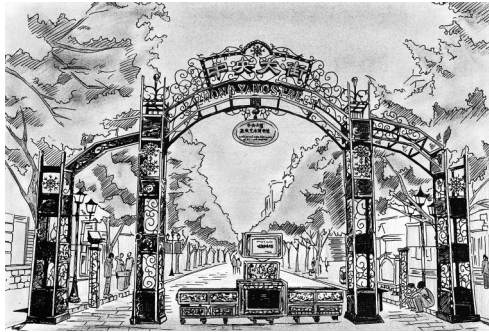
说它是老街，也不算太老，大约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它全部是用石头铺成的。我有一次碰巧看到了一块石头被抽出来，它比我想象的长得多，大约有一尺多长。人们叫它面包石，这条路就是好多这种面包石竖着紧密排在一起铺就的。据说一块石头当时价值一块大洋，一块大洋可是够一个普通人一个月的花销。当然比起以国家民族命运为代价建起的皇家庭院，它不算什么，可有些人还是觉得这条路太昂贵了。我却认为这很值得，因为它是为所有人修建的，无论你是王侯将相或是贩夫走卒都可以走在上面。

我去过北京的故宫。那只不过是几个孤家寡人用全天下百姓的血汗为自己建造的囚笼。我也见过秦始皇陵，看着整齐排列的兵马俑，我想躺在这里的皇帝一定是害怕什么吧？这么多士兵都填不满他的恐惧。而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文物，它们都死了，而这条路还活着。它当初建造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走在上面，今天，或是几百年后人们依然可以走在上面。那些修建了这条路的人们可能想不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会有一个人从心底感谢他们，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能有这样一条路可以让我身体和心灵都能够得到片刻的安宁。

人是否有灵魂，我不确定，可我觉得这条路是有灵魂的。它经历了那么多，俄国人、犹太人、日本人，逃亡者、寻觅者、侵略者。我不知道当初他们是以怎样的心情走过这条老街。不过他们都不在了，而太阳依旧升起。是人们建造了它，可是它却成为了主人，我们只是过客。那是一种可以感受到的沧桑，让我知道我不是孤零零地站在岁月的荒原上，我不是矩阵里一个冰冷的数字。

这条路尽头就是一条江，松花江。仿佛是人们和上天的默契，一段路和一条江就像这个世界的缩影。每一块石头就是一个时间的碎片。繁华、落寞、幸福、苦难，都沿着这条路直到融入悠悠逝水，滚滚东流。而这个世界会映射到每一个卑微的存在，一座山，一条河，一段路，一个人，一粒尘埃。

有一天，或许我的儿子会带着他的孩子走在这条我带着他走过无数次的石头路上，我想他会记起我，这些石头也会记起我，记起这个世界曾经有这样一个存在。



《中央大街》 钢笔淡彩 黎钢峰